

《生命的法则》的生态书写研究

韩赛那

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摘要

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生命的法则》以克朗代克淘金经历为背景, 讲述了老印第安人科斯科什被部落遗弃、最终顺应自然法则而死的故事, 体现了死亡不可避免、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现有研究多从自然主义视角解读小说, 侧重分析小说呈现了哪些生态思想, 而对文学创作手法如何承载这些生态思想的探讨相对不足。研究以生态批评为理论视角, 从空间生态建构与时间生态叙事层面分析《生命的法则》的生态书写路径。研究发现, 小说通过写实的极地荒野描写确立自然主体性, 借“人-生物-自然”的互动塑造生命共同体图景, 以老克朗的心理转变演绎生命循环法则, 用“麋鹿-老人”, “火-生命”的意象叠加完成生态思想的艺术化呈现。研究旨在为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杰克·伦敦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同时回应“文学如何呈现生态思想”这一理论问题。

关键词

生态批评, 《生命的法则》, 生态思想, 自然主体性, 生命共同体

A Study of Ecological Writing in *The Law of Life*

Selena H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August 11, 2026; accepted: October 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Jack London's short story *The Law of Life*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Klondike gold rush, tells the tale of an old Indian man named Koskoosh who is abandoned by his tribe and ultimately 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nature, illustrat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and the natural principle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approached the story from a naturalistic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identifying the ecological ideas presented in the text, while paying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how literary techniques convey these ecological themes. This stud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writing trajectory of *The Laws of Life* through the lenses of spati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temporal ecological narrativ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novel establishes the subjectivity of nature through realistic depictions of polar wilderness, constructs a vision of a life community through interactions among humans, animals, and nature, enacts the cycle of life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Old Koskoosh, and artistically expresses ecological ideas through layered imagery such as “moose-elder” and “fire-life”.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a new analytical pathway for Jack London scholarship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criticism, while also addressing the theoretical question of how literature represents ecological thought.

Keywords

Ecocriticism, *The Law of Life*, Ecological Thought, Natural Subjectivity, Life Commu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杰克·伦敦的《自然的法则》自发表以来，长期被置于自然主义脉络中被解读，研究者多强调小说对“适者生存”的呈现，将其视为环境决定论的典型文本[1]。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批评兴起，学界开始关注作品中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探讨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对自然敬畏意识的书写。然而，既有研究普遍存在一个方法论局限：多将文本视为生态思想载体，止步于“主题-内容”层面的外部解读，较少深入语言、句式、节奏、视角、意象等文本本体维度，未能充分阐释“文学如何以自身形式生成生态认知”，使得文本分析流于情节表面复述，理论与文本脱节，论证悬浮。

生态批评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为起点，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拒绝把自然当作人类的附属工具，主张把人与自然纳入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系统加以考察。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明确确定：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唯一标尺，反对人类置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价值预设[2]。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进一步提出自然主体性概念：自然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而是拥有自身运行规律、独立意志的行动主体，具备不依附人类的内在价值[3]。鲁枢元提出，传统文学常常把自然处理成人类情感的投射对象，而真正的生态书写应当归还自然的主体地位，破除“人是世界中心”的叙事惯性[3]。与主体阐释同等重要的还有生态语言这一关键命题。生态批评不止关注作品写了何种生态观念，更关心语言形式如何生成生态认知。王诺强调，生态批评不能仅仅做思想主题的提取，必须重视文学文本的艺术表现，警惕把文学沦为生态理念的简单附庸，应当考察作家怎样依靠修辞、句法、叙事等语言手段，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建构符合生态整体观的审美世界[2]。简言之，生态语言即服务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文本建构方式，是连接生态理论与文学文本的中介。

基于上述核心概念，该文章跳出“主题先行”的解读模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锚点，将研究重心从“小说说了什么”转向“小说如何说”，聚焦文本本体，把自然主体性、生命共同体、生态语言作为分析工具，从空间生态建构与时间生态叙述两个层面，细致考察伦敦如何以白描修辞、视觉语法、时空句法、节奏调控、意象建构等生态语言策略，完成自然主体性的确立、生命共同体的呈现与循环生态观的审美表达。该研究试图证明：《生命的法则》的生态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内涵，更在于其文本形式与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的深度同构；小说的生态思想不是外贴于情节的观念，而是内化在整套生态语言之中。

2. 文献综述

杰克·伦敦短篇小说《生命的法则》自问世以来,国外学界早期多置于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框架展开讨论,重点阐释小说蕴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决定论思想,将老科斯科什的命运视作自然法则压倒个体意志的文本例证,侧重辨析文本中“自然冷漠”“物种延续优先于个体”的哲学内涵。部分研究把该短篇归入伦敦北方故事序列,对比《生火》等文本,讨论北极荒野叙事下人的生存困境;晚近少数国外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关注小说中非人类生命的地位,考察记忆、生态空间与人物意识的关联,承认作品具备反人类中心主义的阐释可能,但多数成果仍集中于主题思想提炼,较少从文体、句法、叙事语言层面系统考察生态观念如何经由文学形式生成。总体来看,国外针对《生命的法则》的专门生态批评文本数量有限,更多是将其作为杰克·伦敦整体创作的例证材料,缺少针对这篇短篇的精细化文本本体分析。

国内对《生命的法则》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延续传统自然主义解读路径,围绕“适者生存”“宿命”“生命法则”等主题展开,辨析小说折射出的生存伦理与时代思想背景,聚焦人物命运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系,重在阐释文本“写了什么”的思想内涵。第二类为叙事学、文体学研究,已有成果从叙述视角、前景化语言、人物心理、句式特征等角度做过文本分析,证实小说叙事手法对主题表达的助推作用,但这类研究并未对接生态批评理论,没有将文体特征和生态观念建立学理关联。第三类是生态批评视角的解读,伴随国内生态批评理论的译介与推广,部分研究注意到小说的反人类中心倾向,挖掘文本敬畏自然、万物循环的生态内涵。不过现有生态取向的解读大多停留在主题提取层面,主要归纳小说包含哪些生态观点,较多将文本直接当作生态思想的例证,对“文学形式如何承载生态思想”这一中介环节的讨论仍相对薄弱,修辞、意象、叙事节奏如何建构自然主体性、生命共同体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已经为本论文奠定了较好基础:自然主义研究厘清了小说的思想底色,叙事文体研究提供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参照,生态主题研究确认了该作品的生态阐释价值。但既有研究较少把生态批评核心概念与小说的语言、叙事、意象等文本形式进行耦合分析,较少专门讨论文本形式与生态理念的同构关系。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以生态整体主义、自然主体性、生态语言等明确的理论工具介入文本,把抽象生态概念落实到具体文本要素之上,建立理论与文本之间可对应、可验证的分析链条;第二,跳出单纯的主题归纳,分别从空间生态建构与时间生态叙事两个宏观维度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依托场景书写、关系塑造、叙事推进、意象叠加四个微观视角,剖析小说生态思想的文学建构路径,关注“文本如何言说生态”;第三,证实《生命的法则》的生态价值并不仅仅来自故事内容,也根植于其整套语言与叙事策略,为杰克·伦敦单篇短篇的生态批评细读提供补充案例,回应生态文学研究中“思想-形式相脱节”的常见问题。

3. 生态批评视域下《生命的法则》的生态书写解读

3.1. 空间的生态建构: 荒野场景与意象系统的生态赋义

空间是《生命的法则》展开全部生命活动的载体。原研究分立的场景书写与意象叠加在此合并:极地荒野的物质场景是现实空间,火、麋鹿、狼群是嵌套于这一空间的意象符号。二者彼此嵌套,共同完成空间层面的生态建构。需要预先明确:冷峻的环境白描、动物意象本身并不专属生态批评,这套文本材料同样可以服务于美国自然主义的环境决定论阐释-把荒野视作压迫个体命运的外部强力,把狼群、老麋鹿仅作为生存竞争的具象符号。单一的修辞或者意象片段无法直接导出生态内涵,将场景句法、意象链条、文本整体价值取向结合互参,生态解读会具备更强的解释效力。

3.1.1. 白描句法: 空间语法与自然主体性的生成

杰克·伦敦对克朗代克极地的书写放弃浪漫主义的风光美化,以白描呈现严寒、暴雪、冰封荒原。

小说开篇完整上下文: *The day had begun as others had begun-gray, cold, and cheerless. The snow was falling heavily, and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a biting frost that seemed to penetrate to the very marrow. There was no sun, no hint of sun, only a gray twilight over the white world. Koskoosh lay in the snow, and he listened. His son had gone away with the tribe.* [4]从句法语言学角度观察, 开篇连续多个句子以非人类环境作为句法主语: *The day had begun*、*The snow was falling heavily*、*the air was filled with a biting frost*; 人类主人公科斯科什直到段末才出现, 是环境作用的承受客体而非施动者。形容词 *gray, cold, cheerless* 存在阐释歧义: 既可理解为主人公内心悲凉向外投射, 也可以是对极地客观状态的记录。倘若仅截取前半段, 可以做自然主义解读, 突出严酷环境对个体的碾压。但将开篇与全文空间叙事互证可以看到: 这套环境力量不是专门针对科斯科什个体的惩罚。暴雪同样制约部落迁徙, 低温同样消耗麋鹿的体力, 荒野空间统摄人兽全部生命。文本拒绝设置传统冒险小说里“人居高临下俯瞰雪原”的全景视角, 人类始终被放置在空间内部, 而非空间的掌控者。白描句法本身不等于自然主体性, 但主语分配、跨物种统一的空间效力、取消人类俯视视角多重特征叠加, 使得“荒野作为独立生态主体”的解读, 比单纯环境决定论更能够覆盖全部文本细节: 它解释了为何荒野对部落、麋鹿、老人产生一致影响, 而不是仅仅解释主人公一人的悲剧。

3.1.2. 意象系统: 空间场域内的象征链条

火-薪柴、老麋鹿、狼群、无边雪原共同构成依附于极地空间的意象集群。每一组意象都具备多重解读可能性, 生态内涵是在整体空间语境下生成, 而非意象自带的固定含义。

其一, 火与薪柴。原文上下文: *He kept the little fire alive. It was all that was left to him, this handful of flame. One by one the sticks were consumed; the fire faded slowly, the flames dimmed, until at last the last spark died away.* [4]动词链 *fade-dim-die* 线性记录火焰消亡。孤立看, 火可以被解读为人类部落文明的符号, 薪柴耗尽象征文明的消散。但文本明确交代火焰必须持续消耗取自荒野的薪柴才能存续, 人的体温、生命存续与火焰共享同一套物质来源。火的熄灭不是单纯文明落幕, 而是个体生命对于自然资源依附关系的具象演示。正是“火焰完全仰仗外部自然物质”这一文本细节, 让生态层面“生命依存于生态系统”的阐释更有说服力。其二, 老麋鹿与狼群。麋鹿被鹿群遗弃、狼群捕猎的情节: *He remembered how the old moose, worn out and weak, had been deserted by the herd, and how the wolves had come upon it. Even so would the wolves come to him.* [4]麋鹿-老人的平行句式, 既可以读作自然主义生存竞争的案例, 也可以通向生命平等的生态认知。二者区分关键在于叙述者的价值立场: 文本没有美化强者, 也没有渲染弱者遭遇的道德悲情。关于狼与人类、荒野之间的文化表征, 洛佩兹的研究提供重要参照[5]。狼群并非纯粹作恶的野兽, 它执行的是淘汰种群老弱的客观筛选, 卡罗尔关于生命运行法则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套自然筛选机制背后的生态逻辑[6]。叙事没有站在人类的立场控诉狼群的残酷, 只是陈述发生于空间场域之内重复上演的生命事件。正是叙事的零度评判, 让镜像意象跳出单纯“优胜劣汰”, 指向空间之内万物共享同一套生存法则的生态图景。其三, 极地荒原总体意象 *the vast white wilderness*, 它可以只是悲剧故事发生的布景; 但贯穿全文, 荒原不因人的欲望、情绪发生任何改变, 人、麋鹿、狼群都在这同一个空间内完成生老衰亡, 由此完成对空间生态属性的最终确认。

3.2. 时间的生态叙事: 生命循环中的关系演变与叙事编码

如果上一节聚焦共时性的生态空间, 本节转向历时性的生态时间, 整合原有人-生物-自然关系塑造与叙事推进两大板块。小说打破人类中心的线性历史时间, 建构一套以生死更迭、世代循环为核心的生态时间。人物关系演变、叙事视角、双线句法、人物心理转变都是建构这种生态时间的手段。必须注意: 人物心理变化、回忆碎片化、感官叙事, 单独看都可以解释为老年个体的生理衰败与心理悲剧; 生态阐释的成立, 依赖关系书写与叙事编码的协同效应。

3.2.1. 生命关系演变：动词对称与物种等级的消解

科斯科什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随时间流转发生反转：青年时作为猎手，老年时成为潜在猎物。对应原文片段：*In youth he had hunted and chased and killed the moose for food. Now old, cast off by his people, he lay waiting. He knew the wolves would stalk him as they stalk every weak creature lagging behind its kind.* [4] 语言学层面，hunt, chase, kill(人对麋鹿)与 stalk(狼对老人)形成动词语义的对称。仅动词对等，不足以证明生命共同体；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本同样会描写人与动物相似的竞争行为，但其叙事会暗含强者优越的价值取向。本小说的独特性体现在句式与叙述态度：两个生命事件使用平行分句，人类、麋鹿均承担语法主语；全知叙述全程不加道德修饰，不去区分“人类狩猎的正当”和“野兽捕猎的残忍”。同时部落“只捕猎壮兽、不过度砍伐木柴”的行为描写，以极简陈述句呈现，未附加显性的价值评判。部落对自然索取的自我约束，与麋鹿、老人被种群遗弃的情节在时间链条上前后呼应。申丹的叙述学研究对小说句法、主语设置与叙事立场的分析为本部分细读提供方法支撑[7][8]。这套关系书写的生态说服力来自三点文本事实：动词的语义对称、语法层面物种平等的主语设置、叙事拒绝植入人类物种特权。它不是靠某一个修辞直接输出观念，而是在时间流动的生存实践之中，一点点瓦解人高于动物的价值等级，呈现人-生物-自然彼此制衡、依存的历时图景。

3.2.2. 叙事编码：视角、双线句法与生态时间的生成

为了把个体命运纳入循环的生态时间，小说运用嵌套视角、现实-回忆双线、感官偏向、语态转换多重叙事策略。其中任意一项都可以被理解为刻画衰老个体心理悲剧的技巧，需要结合整体叙事功能辨析其生态向度。

第一，感官与嵌套视角。文本采用全知叙述与科斯科什有限视角嵌套，叙事刻意弱化完整视觉全景，放大听觉意象：族人离去的脚步声、柴火噼啪、狼的嚎叫。从生理层面可以解释为老人视力衰退。但叙事学层面值得注意：文本放弃“人俯视荒野”的视觉镜头。热奈特关于叙事聚焦与叙事话语的理论，为分析视角嵌套提供重要理论工具[9]；科恩对小说意识呈现模式的讨论，可以帮助把握衰老人物的主观感知如何经由叙事手段完成建构[10]。主人公不再是向外审视、支配环境的观看主体，而是被动接收环境信号的客体。单纯衰老描写不需要取消俯视外部世界的视角，这一叙事选择超出生理写实范畴，服务于人在生态系统之中位置的重新定义。第二，现实-回忆双线句法[11]，建构循环生态时间。描写当下现实多用短句，因果清晰线性推进；回忆部分大量嵌套长句，父亲、麋鹿、部落族人死亡片段碎片化涌现，打乱时序：*Visions passed before his eyes. He saw his father's death, saw old moose go down in snow, remembered many tribes-men who had wandered out into the white waste and returned no more.* [4]碎片化回忆，表层是老年人意识跳跃；但句法上将人类亲友之死与麋鹿消亡并列放置于同一长句，语法地位完全均等。回忆打破个体一生的线性时间，将科斯科什的个人命运汇入物种世代更迭的循环时间。第三，人物心理与语态的历时变化。抗拒死亡阶段，文本多用主动语态、力量型动词，体现人物试图对抗衰老；走向接纳之后，转为被动、静态句式，死亡被中性名词“the end”指代，剥离悲剧情感。语态变化可以解读为人的认命妥协；但关键在于：叙述者没有共情个体的消亡悲剧，而是将死亡处理为时间循环当中能量流转的普通环节。第四，行文节奏的历时调控。开篇舒缓铺展空间；中段短句密集，告别、火灭、狼的逼近快速切换，模拟生命走向终点；结尾回归寂静平缓。节奏变化可以渲染悲剧宿命，但小说结尾的平静落点，并不收束于老人个体生命的落幕，而是指向荒野本身永恒不息的循环。叙事重心从人的个体命运，转移到生态时间的永续运行。

综上，视角、双线结构、语态、节奏，每一项单独都存在多重阐释；但多重叙事编码协同运作，持续把个体的生命故事消融进万物生死往复的历时框架，此时生态叙事解读比单一心理悲剧、自然主义宿命解读，可以统合更多文本细节，因而在本篇小说特定语境下更具阐释效力。

4. 结论

本文以生态批评为理论工具, 重构分析框架, 从空间的生态建构与时间的生态叙事两大维度解析杰克·伦敦《生命的法则》。在空间维度, 小说借助极地荒野的白描句法与多重意象集群, 不是简单以修辞“贴附”生态观念, 而是通过主语分配、视角取舍、意象互文, 在共时的荒野空间中生成自然主体性; 同时承认白描、动物意象具备自然主义阐释的可能性, 依靠文本内部多重证据互参论证生态解读的合理性。在时间维度, 小说在生命关系的历时演变之中消解物种等级, 并依托视角编码、双线句法、语态节奏的叙事编码, 跳出个体线性生命时间, 建构起生死循环的生态时间, 塑造人-生物-自然共生制衡的生命共同体图景。

小说的生态思想并非由某一处文学手法直接决定, 而是场景、意象、人物关系、叙事形式彼此咬合形成的整体效果。它既可以被读为一则自然主义的生存悲剧, 但其文本多处细节, 又溢出传统环境决定论的解释边界, 让生态整体主义视角获得较强的解释力。该短篇的价值启示我们: 生态文学研究应当警惕形式与意义的机械对应, 重视文本本身的多义潜能, 在细读的基础之上辨析不同阐释路径的适配度。作品所蕴含敬畏自然、万物循环的生态智慧, 对当代生态危机仍具备借鉴意义; 其文体实践, 也为生态文学如何借助审美形式传递生态认知提供可供参照的样本。

参考文献

- [1] 刘树森. 杰克·伦敦在中国: 世纪末的回声——《杰克·伦敦文集》简介[J]. 国外文学, 1997(2): 43-46.
- [2] 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 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4] [美]杰克·伦敦. 热爱生命[M]. 万紫, 雨宁,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5] Lopez, B. (2004) *Of Wolves and Men*. Scribner Classics.
- [6] Carroll, S.B. (2016) *The Serengeti Rules: The Quest to Discover How Life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400880263>
- [7]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8] 申丹.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9]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0] Cohn, D. (1978) *Transparent Minds: 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1] Rimmon-Kenan, S. (2002)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Routledge.